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五十四編

述異小說

(第三冊)

天方夜譚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清 宮 二 年 記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五 角

內 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璿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一二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
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
德宗末年之幽廢、端緒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
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
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
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
童叟、閹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
歷目視，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
小說而兼賅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天方夜譚目次

第一冊

緣起

雞談

棗核彈

鹿妻

犬兄

記漁父

記寶本

頭顱語

四色魚

淚宮記

二黑犬

生墳記

樵遇

說石

金門馬

麥及教人化石

蛇仙杯水記

談瀛記

蘋果釀命記

第二冊

橐駝

斷臂記

截指記

訟環記

折足記

雍匠言

雍匠述弟事一

雍匠述弟事二

雍匠述弟事三

雍匠述弟事四

雍匠述弟事五

雍匠述弟事六

龍穴合窆記

荒塔仙術記

東方夜譚 目錄



墨繼城大會記

第三冊

波斯女

海陸締婚記

報德記

魔媒記

殺妖記

非夢記

第四冊

神鐙記

加利弗挨力斯怯得軼事

盲者記

記虐馬事

致富術

記瑪奇亞那殺盜事

橄欖案

異馬記

求珍記

能言鳥

天方夜譚

波斯女

伯沙拉城爲加利弗之附庸國。當赫命挨力斯怯得時。主是國者齊納彌。與加利弗爲從兄弟。齊納彌不欲以行政權專屬維齊。擢甲開賽哇同秉國政。甲開溫和仁恕。善處事。有求勾者。力罔不爲盡。待人公。持己正。信孚於通國。朝野皆仰重之。而賽哇性惡。復善怒。凡與相接者。鮮不遭齟齬。或竟擯斥之。貪且鄙。擁有厚貲。而恠嗇極豪。擬行事不惜拂人性。人不能堪。生平未聞有一人稱道之者。與甲開雖同朝。不相能。惡甲開之仁愛寬大爲異。已必百計阻壞。又時時譖其短於王前。一日王退朝後。與羣臣語及置女奴事。蓋國俗於女奴選至苛。女奴得優寵者。權且與主婦等。於是羣臣臣議謂才美奴未易有。有必大踴其值。至或出華貴族。或已訂婚。皆足爲窒礙。

時甲開特議。謂選奴微特當貌端麗。性行婉嫵。且須具智能。通各學。至音樂歌舞無

不嫻。始足膺此選。蓋治事者。執掌庶務。備極勞瘁。休憩時。得妙婧敏慧之侍者。左右語笑。以養活潑之精神。於娛樂中。多裨益。儻徒重其色。而使鄙陋佻俗者。廁其間。勢不至陷其主於蕩佚不止。

國主善甲開言。命其物色。必有殊色。而得完全教育者。賽哇意既與甲開反。兼妬其重荷信任。心滋不悅。遂抗議曰。所求女必如甲開言。則曠世不能得。即得亦非糜黃金萬鎰。不可。王曰。賽哇。汝以爲此價過昂貴。第一己私見耳。予則不然。即命主財政者。持金如數付甲開。甲開歸。即遍告奴僮。必如約以求。皆銜命爭搜訪。冀得一當意。於是備選者日必數至。終尠及格。多遭點額矣。

一日凌晨。甲開造朝時。奴僮於途當騎請曰。昔夕有波斯商人來挈一女求沽。姿絕世慧而才。商言女選諸種學。博覽多識。女界中罕其匹。甲開聞之喜。度果如言。則既合主旨。己寵將益堅。遂約時以女至家俟選。比回而波斯女已至。甲開見女妍豔無倫。喜逾所望。與之語。女答如響。並發言哀哀。知其學識不羣。非淺嘗粗涉者比。詢僮

曰。未識波斯商索值幾何。曰。商云。至減須萬金。因此女歷載從學資。及衣飾等。統核幾逾此數。至其蘊蓄成就。尙未計及。以彼學靡不通。求諸受教育之諸高才。中正加鱗角。然的未易得有奴。若此萬金之索。諒不爲多。甲開當未聞。僧言時。早隱度此女值必不廉。至是卽招波斯商至。語之曰。非我欲購爲國主謀耳。值宜稍降於商所云者。商曰。使我得躬送女於國主。必獲無限之榮譽。第我不願出此。但償還歷年從學費足矣。至女才色。予意必能得國主歡心也。甲開卽如其數與之。僧曰。君購此女。欲進諸王。甚善。惟長途風日。不能無損顏色。能小憩二星期。然後薰沐而襍飾之。必更見妍麗。進諸王。當寵越等恆。君旣可得褒嘉厚錫。予亦與有榮焉。甲開然其言。令女與其婦比室居。同案食。奉給優異。又使其婦爲製美服衣之。益綽約嫵媚有致。乃謂女曰。爾所得幸福。無以加。予奉明詔。購爾。爾行將入見。必荷殊榮。予亦幸不辱命。又有言。不能不爲爾告者。予有子一人。曰。挪利達。頗聰敏。惜浮躁氣未除。爾倘遇之。須加慎。波斯女謹受命。

挪利達者。幼爲母溺愛。嘗膳母室。故以挪利達名。挪利達。譯言養育也。方綺齡。容映麗。有力而多智。和愉之氣。盡見於面。性既敏。易奪於外物。偶一見波斯女。驚其豔。已知其父爲王購也。然心忤然不能無動與之。言益喁喁。見親愛多方。策畫翼彈力爲之。或竟能攬而歸已。女亦深慕挪利達之爲人。美而聰警。恆自忖曰。維齊爲王而購我。是欲致我於青雲用意良厚。倘陽託王而實陰爲其子計。則尤私心所深幸者也。挪利達戀女日益切。窺問輒與語笑。或寓意於詼謔動之。女亦色授魂與。彼此惓惓不顧屬耳目。其母常斥之曰。爾年長。不當逐兒女子。濶一室。日月易逝。亟當勤儉於爾所當務者。毋佻達陷於不肖。爲乃父盛德累也。挪利達不得已。退自強斂。

甲開夫人甚愛女。婉麗潔浴室。飭侍婢具槃巾澡豆之屬。相與伺浴。復手檢飾服之。至貴美者。物維其備。頃之女浴竟。盛飾出。霧縠纖蜚凝脂掩映珠珪。環串復互相灼耀。容光動左右。若嬌蘂之含曉。日姿態萬方。夫人見而目眙神躍。女前吻其手曰。蒙施盛飾。殆所謂妝嫫費臙矣。蓬陋之質。猥辱諸侍者以增妍爲譽。自顧愧汗。願質之。

夫人夫人聆其詞令之妙大喜曰予妄加評騭美飾尙壓於麗容譬連城之璧藉以錦繡玉色益純似汝嫵姿予目中誠爲僅見女遜謝俄而夫人曰予亦欲浴侍者亟爲具夫人飭婢二守戶外禁波斯女勿出倘挪利達來拒莫令入不意挪利達適以是時至入室不見母心竊喜卽潛至波斯女所遇二婢問母所在以浴對又問波斯女曰在室夫人有命公子不得入挪利達不聽欲冒掛氈逕進二婢橫身阻挪利達怒奮臂擲二婢戶外入卽闔其門

時二婢號奔浴室具白夫人夫人大悲輟浴出比至波斯女室挪利達已逸去女見夫人淚涔涔下暴喘若不任驚悸不知所措曰夫人何倉皇若此抑浴室有不測不然出胡速夫人曰噫頃挪利達不入爾室乎殆哉大禍且踵至若惡得佯若無事轉作此冷語耶女曰公子但一至予室於何得禍乞明示夫人曰所以購爾者爲欲進諸王爾違訓與挪利達昵如王何將累及予家矣女曰訓曷敢忘今日挪利達來言維齊不以予獻王而以予偶公子矣身爲奴不能自主又曷敢拒公子辱公子不棄

竊不避萬死。予已心許之矣。夫人曰。天乎。談何容易。擲利達。無信之徒也。予知其父必不愜。憤若是。恐爾受其欺。度其父聞之。必憤怒不可遏。危懼之事。當在瞬息間。予雖涕泣爲吾子請罪。亦恐無濟。大哭不止。女亦驚惶。啜泣。甲開歸。見而詫愕。亟詢其故。泣益甚。良久。夫人具言所以。甲開忿極。搏膺而呼曰。惡子敢爾。非先縛而痛撻之。不足洩予憤。使予名一旦隕滅。不肖子乃忍而出此。奪君之愛。而予其子。無論獲罪。人將不食吾餘矣。夫人慰之曰。錯已鑄矣。余願斥被飾之半。即可得萬金。君持以重購女奴。以進於王。當無不可。甲開曰。是何言歟。萬金何足道。予所惜者。名譽之損失耳。賽哇夙爲予仇。有可以中傷予者。彼嘗不能爲地。此事不幸爲彼所聞。彼欲快其私。必潛首於王。曰。陛下素以甲開爲長者。竊觀其行事。誠出意料之外。甲開受重金購女。今聞所購得女國色也。匿不獻私。與其子擲利達。且謂之曰。以汝愛此女。勝於王。故以畀汝。今聞其子既得女。縱樂無度。臣以人臣欺君上罪至重。不敢不以實聞。甲開語至此。長喟曰。此事發覺後。衛士必立踢予戶。取女去。予一家且縲絏入詔獄。

矣。奈何。夫人曰。賽哇誠譎險。然予家事。卽善偵。亦未必能知之。詳縱事發。王必詢君。虛實。君可言。波斯女一經攷驗。實無學識。乃知向所稱。皆波商自詡詞耳。有色而無才。譬麒麟之楨。徒資喁。噓。臣恐不足當王意。故未進獻。若是。則王必直君言。而賽哇之譎。不售。夫亦將自敗也已。君仍當傳諸奴僮。告以前所購之波斯女。不能中選。速物色他奴。則益足自彌其隙。甲開聞之。心爲所動。籌思至再。卽不得不如其言。然中尙怏怏。不欲遂貸。擲利達。擲利達懼罪。伏匿不出。潛身於郭外廢園中。此園罕人跡。故人無知之者。至夜分。俟甲開寢。始潛歸。未辨色。卽起去。如是者匝月。僕輩亦多易之。不爲禮。且時時以主人將致爾死之言相恫喝。擲利達膽益若鼷鼠然。

夫人甚憐其子。乃伺間從容謂甲開曰。凡人子獲罪於父。未有如擲利達之甚者。奪王所愛。而陷君不韙。罪固不可逭。然以是必置之死地。雖憤洩而患亦隨之。君懼賽哇爲仇。第旤積隱微。恐爲賽哇者隨處而有。君不能容己。子人必因以偵悉。真情是掩之適。所以彰之也。果爾。則欲去害而害轉烈。君其圖之。甲開曰。夫人慮固周矣。然

予不懲挪利達。則忿不釋。夫人曰。望懲後。即了事。挪利達懼罪。及晝伏而宵歸。今夕俟其至。君暴起。聲欲致之死。當受罰時。予力爲緩頰。乃已。且即以波斯女與之。是人者。久相愛。戀離之恐。復有他變也。甲聞納其言。於是度挪利達當入。隱戶後。關啟。跳身出。猛擊挪利達。仆地。挪利達回視。見甲開手白刃。欲剗其頸。正危急間。夫人出。格以臂。呼曰。胡至此。曰。無問予。必殺此不肖。夫人曰。吁。必殺我。乃可。予豈許君忍以己血污己手耶。挪利達亦投地泣請曰。乞我父慈愛。容禱上帝。赦兒罪。甲聞即擲刃。挪利達蹠甲前。吻其足。并自陳悔過乞宥。甲開曰。往謝汝母。予特徇其請。而恕汝。今以波斯女爲汝偶。汝當設信誓。待與妻均。不得以女奴視。卽有故。不得出遣。以此女才行迴絕。復能自節就範。勝汝多矣。挪利達初不自意邀幸福至是。感喜不能禁。遂如言矢誓。比與女婚。具獲所願。意愈甚。而甲開心志。倘必待王問及購奴事。始以語支吾。恐滋疑竇。故每於進見時。極言購女難乎其選。又不敢率爾應命。致不合陛下意。益重臣罪。歷時漸久。王亦不以此事置懷。寢哇雖確聞其事。以甲開方膺寵

遇懼已言不得入。乃忍不以聞。匝歲相安。爲甲開始。望所不到。

一日甲開浴後而風。體不適。寒疾大作。纏綿牀蓐間。病日棘。擲利達侍疾。窮日夜。無須臾離。比彌留。謂擲利達曰。予荷上帝賜。幸優竊祿位。已無所恨。汝曩婚波斯女之誓言。口血難寒。汝宜始終守約。慎勿渝盟。使予不瞑於地下。言畢。卽易簀矣。聞者知與不知。皆爲痛惜。王以失賢佐。尤震悼不置。比輿機出葬。傾城執紼。會葬所者車千兩。爲伯沙拉城自來所未見云。

擲利達數門守制。適有舊交來唁。談次。見擲利達哀毀骨立。力爲譬解。且謂足下誠守禮不出。惟君家先人之緒業。繫承續者是賴。假徒終身作孺子泣。不思繼述。舊緒以恢拓新規。則先業由是而墮。又曷貴此無識之孝。願君速作健。不廢交際。昂勉奮發。以大其家聲。此故人所日夕望者。斯言也可謂直友。脫擲利達從其語。事事皆有節。何至他日有無數不幸事哉。

不意擲利達性寬仁無斷。遇事不能自持。徒徇人以見好。此其大蔽。至是聞友言。心

爲之縱一意以結納徵逐爲務。賓客闐溢。窮日夕無休。時舉尤昵者爲十友會。年均與己若飲食談讌外無所事事。又以珍物徧贈各友。幾無日無之多。方娛友博友。懽有時。且令波斯女與會。或琴歌跳舞以爲樂。女雖游於羣公乎。而明敏有謂識見。擲利達奢侈無度。意大不懌。乃從容進諫曰。君父以雄財遺君。豈可不受之以節不節。則嗟理有必至。倘恣君所欲。以供揮霍。雖銅山金穴。且有時而罄。吾未見一時千汲而尙得爲不竭之淵也。夫宴饗亦朋簪常事。然無限之費。後繼爲難。盍稍自制。斂留有餘。不盡而得無窮之娛。適乎君冠絨世胃。胡勿效一官以繩曩業。則譽且益彰矣。擲利達輒然笑曰。請毋作此莊論。使人不歡。予惟知行樂而已。當父在時。動不得逾尺寸。無自由權。跼蹐大苦。今則惟予意所欲爲。必倍蓰縱行。之以償往失。汝言固不可廢。然時乎。時不再來。安能敵敵焉。淪精神於宦海。而放棄其賞心樂事耶。擲利達恆漫爲無訾省。深惡人與言會計事。每見司出納者持簿來。卽麾之去。惟恐不速曰。吾知汝誠足矣。慎將事。勿煩吾抱司出納者曰。僕旣司其事。不敢不以實告。諺曰。錢